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六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伯溫崇寧中居洛因過仁王僧舍得葉子刪故書

一編有趙普中書令雍熙三年爲鄧州節度使日諫太宗皇帝伐燕疏與劄子各一道其憂國愛君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者雖雜陸宣公論事中不辨也疏曰武勝軍節度使臣趙普右臣

聞見前錄

卷六

汲古閣

自二月中伏覩忽降使臣差船糧草及詳教命知取幽州旣奉指揮尋行科配非時舉動莫測因繇爾後雖聽捷音未聞成事稍稽尅復俄及炎蒸飛芻輓粟以猶繁掇甲持戈而未已民疲師老漸恐有之臣自此月以來轉增疑慮潛思陛下萬幾在念百姓爲心聖略神功舉無遺算至於平收浙右力取河東垂後代之英奇雪前朝之憤氣四海咸歸於掌握十年時致於雍熙

唯彼蕃戎豈爲敵對遷徙烏舉自古難得制之
前代聖帝明王無不置於化外任其追逐水草
皆以禽獸畜之此際官家何須掛意必是有人
扶同諂佞誑惑聰明因舉不急之兵稍涉無名
之議非論曲直但覺淹延將成六月之征頗有
千金之費以茲忖度深抱憂虞竊念臣雖寡智
謀粗親墳典千古興亡之理得自簡編百王善
惡之徵聞於經史其間禍淫福善莫不如影隨
聞見前錄

卷六

汲古閣

形煥若丹青明如日月嘗爲大訓歷代寶之臣
讀史記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輩所上
長書及唐玄宗時宰相姚元崇直奏十事可以
坐銷患害立致昇平惟慮至尊未能留意醫時
救弊無出於斯又聞前事爲後事之師古人是
今人之則據其年代雖卽不同量彼是非必然
無異輒思抄錄專具進呈伏望聖慈特垂披覽
謹具逐件如後

云云

伏念臣謬以庸材叨居顯

位幸遇千年之運深承二聖之知從白屋而上
青霄非繇智略出卑僚而登極位只是遭逢恩
私何啻於車魚報效不如於犬馬粗懷性識嘗
積驚惶所恨者齒髮衰殘精神減耗既不能獻
謀闕下又不能效命軍前惟有微誠書章上奏
今者伏自朝廷大興禁旅遠伐山戎驅百萬戶
之生靈咸當輦運致數十州之地土半失耕桑
則何異爲鼯鼠而發機將明珠而彈雀所得者
少所失者多只於得少之中尤難入手更向失
多之外別有關心前未見於便宜可垂興於詳
酌臣又聞聖人不疑滯於物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理有變通情無拘執故前所謂事久則慮易
兵久則變生臣之愚誠深懼於此秦始皇之拒
諫終累子孫漢武帝之回心轉延宗社如忽遲
晚恐失機宜而况旬朔之間便爲一月竊慮內
地先困邊廷荒涼北狄則弓硬馬肥轉難擒制

中國則民疲師老應誤指呼臣今獨興沮衆之言深負彌天之過輒陳狂瞽抑有其繇竊以暮景殘光能餘幾日酬恩報義正在今時恐勞宵旰之憂寧避僭踰之罪虔希聖德早議抽軍聊爲一縱之謀別有萬全之策伏望皇帝陛下安和寢饋惠養疲羸長令戶外不扃未使邊烽罷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旣四夷以來王料契丹而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

聞見前錄

卷六
四

汲古閣

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又萬全臣又竊料陛下非次興兵恐因偏聽其奈人多獻佞事久陽微大凡小輩各務身謀誰思國計或承宣問皆不實言盡解欺君嘗憂敗事得之則奸邪獲利失之則社稷懷憂昨者直取幽州未審誰爲謀者必無成算俱是誑言其於虛實之間此際總應彰露臣旣不知頭主無以指射姓名伏望官家尋其尤者特正姦人之罪免傷

聖主之明所貴詐僞悛心忠臣盡力共畏三千
之法同堅八百之基臣於此時欲吐肺肝先寒
毛髮驚疑猶豫數日沉思又念往昔臨終尚能
屍諫微臣未死爭忍面諛明知逆耳之言不是
全身之計但緣恩同卵翼命直鴻毛將酬國士
之知豈比衆人之報投荒棄市甘當此日之誅
竊祿偷安不造來生之業惟祈聖明特賜察量
更存細微別具劄子冒犯冕旒臣無任傾心瀝

聞見前錄

卷六
五

汲古閣

懇憂國忘家涕泗徬徨激切屏營之至其劄子
曰臣濫守藩方聊知稼穡竊見當州管界承前
多是荒涼戶小民貧程遙路僻量其境土五縣
中四縣居山驗彼人家三分內二分是客昨來
差配甚覺艱辛伏緣在此直至莫州來往四千
餘里或是無丁有稅須至雇人般量每斗雇召
之資賤者不下五百元配二萬石數約破十萬
貫錢直如本戶自行費用無多所較乃是二萬

家之貧戶出此十萬貫之見錢所以典業費牛
十間六七其間兼有鬻男女者亦有弃性命者
仍如善誘偶副嚴期自從起發去來已及八十
餘日近知內有人戶衷私却到鄉村皆云裝起
軍糧未有送納去處緣無口食再取盤纏雖不
辨其真虛又難行於本覆訪聞街坊竊議前後
說得多般稱被契丹圍却軍都兼被劫糧草及
令尋勘皆却隱藏蓋緣臣無以知軍前事宜只

聞見前錄

卷六
六

汲古閣

聽得外面消息况九重密事應不泄於朝廷奈
何百姓流言已相傳於道路詳其住滯必有艱
難伏乞聖慈平令停罷更或遲久轉費糧儲潛
思今日人情不可再行差配如或再行徭役決
定廣有逃移假令收下幽州邊境轉廣干戈未
息忽然生事未見理長必因有僭濫之徒姦邪
之黨但說契丹時逢幼主地有災星以此爲詞
曲中聖旨不審戎情上下幽州俱致其生涯土

宿照臨外處不可以征討若彼能同衆意縱幼
主以難輕不順羣情無災星而亦敗誠宜守道
事費無私如樂禍以求功竊慮得之而不武此
蓋兩省少昌言之士靈臺無有藝之人而况補
闕拾遺合專司於規諫天文歷算須預定於吉
凶成茲誤失之繇各負疎遺之罪若無愆責何
戒後來一臣緣久居近職備見人情至於後殿
三班前朝百辟文武雖異是非略同纔奉委差
便思僥倖雖詢利害各避嫌疑而况毀譽生心
貪求恣意扶同狂妄率以爲常其間久歷事者
明知而佯作不知初爲官者不會而仍兼詐會
多非允當少得純良而又凡關宣敕委差便是
帝王心腹方資視聽切要精詳就中同軍不同
閒事必料曹使沿邊相度往返叅詳不知能有
幾人應得當時言語如今比較並見直虛乞誅
罔上之輩流便作抽軍之題目自此則潛消媚

聞見前錄

卷六
七

汲古閣

佞免誤朝廷唯此區分以爲激勸一唯有勾抽
不同舉發一則我無鬪志一則彼有讎心而况
契丹懷禽獸之心恃胡馬之力垂慈恕捨却慮
追奔須作隄防免輸奸便伏乞皇帝陛下密授
成算遐宣睿謀但令硬弩長槍周施禦捍前歌
後舞小作程途縱逼交鋒何憂乏力只應信宿
尋達城池便可使戰士解鞍且作防邊之旅耕
夫歸舍重爲樂業之人是知多難興王已垂芳

聞見前錄

卷六
八

汲古閣

於往昔從諫則聖宜頌美於當今此事旣行天
下幸甚一臣今將本末細具敷陳嘗思發跡之
繇實有殊嘗之幸其於際遇近代無倫伏自宣
宗皇帝滁州不安之時臣蒙召入臥內昭憲太
后在宅寢疾之日陛下喚至牀前念以傾心皆
曾執手溫存撫諭不異家人惟懷竭節盡忠以
至變家爲國慙虧德望有此遭逢先皇開創之
初尋居密地陛下纂承之後再入中書蒙二聖

之深知當兩朝之大用不惟此世應繫前生禮
雖限於君臣恩實同於骨肉是以凡開啓沃罔
避危亡蓋緣每認陛下本是天人暫來人世是
以生知福業性稟仁慈潛聞內裏看經盤中戒
肉今者願忍一朝之忿嘗隆萬劫之因如或未
止干戈必恐漸多殺害卽因民愁未定戰勢方
搖仍於夢幻之中大作煩勞之事是何微類誤
我至尊乞明驗於奸人願不容於首惡興言及

聞見前錄

卷六
九

汲古閣

此涕淚交流又念臣雖寡智謀實同榮辱都緣
意切不覺辭煩昌犯宸嚴不勝戰越其疏與國
史所載大略相似有不同者劄子則惟見於此
太宗晚喜佛中令因其所喜以諫云

伯溫竊聞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問所取
幽燕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
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
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

慮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東
乘勝欲搗燕薊時中令鎮鄧州故有是奏帝下
詔褒其言烏乎中令從祖宗定天下尚以取幽
燕爲難近時小人竊大臣之位者乃建結女真
滅大遼取幽薊之議卒致天下之亂悲夫

王晉公祐事太祖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
宣付之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
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

聞見前錄

卷六
十

汲古閣

語聞於上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卻左右欲
與之言祐徑趨出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
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
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
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家又曰五代之君
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
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葉州安置七
年不召太宗卽位謂輔臣曰王祐文章之外別

有清節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
初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
公旦也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
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
氏

國初趙普中令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
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卽梃於通衢李沆
文靖爲相當太平之際凡建議務更張喜激昂
聞見前錄

卷六
十一

汲古閣

者一切不用曰以報國耳嗚呼賢相思慮遠矣
至熙寧初王荆公爲相寢食不暇置條例司潛
論天下利害賢不肖雜用賢者不合而去不肖
者嗜利獨留盡變更祖宗法度天下紛然以致
今日之亂益知趙中令李文靖得爲相之體也
太宗一日謂宰相曰朕如何唐太宗衆人皆曰陛
下堯舜也何太宗可比丞相文正公李昉獨無
言徐誦白樂天詩云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八

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如也神宗序溫公資治通鑑曰若唐之太宗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焉者神宗可謂無愧於太宗矣至召見王荆公首建每事堯舜之論神宗信之荆公與其黨始務爲高大之說至厭薄祖宗以爲不足法況唐之太宗乎文正公之言可拜也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

聞見前錄

卷六
十二

汲古閣

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曰王所須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水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文定臨事大率類此

太祖旣下江南以賈黃中知金陵一日黃中按行府第見庫舍局鏹甚嚴集僚吏發之得寶貨數十巨櫝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籍者黃中悉表上之太祖歎曰吾府庫之物有籍貪黷者尚

冒禁盜之况此亡國之遺物乎贈黃中錢三百萬以旌其潔黃中唐相耽四世孫也年七歲以童子舉及第李文公昉贈之詩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十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今穩上青雲去萬里誰能測羽翰至太平興國中遂叅大政年五十六以卒太宗厚恤其家謂其母曰勿以諸孫及私門之窘自撓朕嘗

聞見前錄

卷六
十三

汲古閣

記之也黃中之孫種民者元豐中爲宰相蔡確所用官大理寺丞鍛鍊故相陳恭公執中之子世孺與其婦獄至極典天下寃之又以蔡確風旨就府第問同知樞密院呂公公著呼公之子希純及老嫗立庭下問世孺妻呂氏請求事以枷捶脅之希純等曰呂氏因樞密之姪嘗以此事來告樞密樞密不語垂涕而已竟無以爲罪神宗知之怒曰元無旨就問呂公著賈種民小

臣輒敢凌辱執政特衝替黃中之後衰矣

賈黃中字娼民滄州人唐相耽之裔所贈詩
或云竇儀年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
理左拾遺補闕嶺南平爲采訪使江南平知
昇州召還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太宗多召見
訪以時政得失對曰職當書詔思不出位太
宗益重之除給事中叅知政事太宗召見其
母王氏命之坐謂曰教子如是今之孟母也

聞見前錄

卷六
十四

汲古閣

性端重守家法多知臺閣故事朝之典禮資
以損益當時名士皆出其門有文集行於世
三十卷公與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
同拜翰林學士時承旨扈蒙贈詩曰五鳳齊
飛入翰林其後皆爲名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六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七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爲主文愛其文賦擬自以
第十三登第謂魯公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
第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魯公以爲榮至
先後爲相有獻詩者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
衣鉢亦相傳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魯公

聞見前錄

卷七

汲古閣

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
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
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
寃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携
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偶
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
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見周祖
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姦

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

范魯公戒子孫詩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
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
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
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
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
鼠與茅鴟宜鑒詩人刺戒爾勿曠放曠放非端
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

聞見前錄

卷七
二

汲古閣

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
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
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戾從此始是
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
契忿怨從是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性汪汪
淡如水舉世好奉承昂昂增意氣不知奉承者
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籛條與戚施舉世重
任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刑制所

以馬援書勤勤告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
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
識者鄙恭惟祖宗所用宰輔皆忠厚篤實之士
獨魯公爲之稱首余讀國史得其詩錄以爲子
孫之戒

僧海妙者謂余言昔出入丁晉公門下公作相時
鑿池養魚覆以板每客至去板釣鮮魚斫膾其
餽饌珍異不可勝數後自朱崖以秘書少監移

聞見前錄

卷七

汲古閣

光州海妙往見之公野服杖屨行山中觀村民
採茶勞其辛苦人不知爲晉公也公與海妙相
別曰吾不死五年趙元昊叛邊事起朝廷更用
大臣公無疾沐浴衣冠臥佛堂中而薨

元豐二年予居洛有老父年八九十自云少日隨
丁晉公至朱崖頗能道當時呼問之老人曰公
自分司西京貶崖州某從行至龍門南彭婆鎮
公病瘡夜遇盜失物甚多至今有玉枕在潁陽

富家盜所質也至崖州久之某辭歸公授以蠟
丸戒曰後西京知府與會府官卽投之某如所
教知府王欽若也對府官得之不敢開遽以奏
乃自陳乞歸表也其中云雖滔天之罪大察立
主之功高繼有旨復祕書監移光州嗟夫任智
數者君子所不爲也世謂丁晉公王冀公皆任
智數如老人之言則晉公又出冀公之上矣

王內翰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農家九歲爲

聞見前錄

卷七
四

汲古閣

歌詩畢士安作州從事亟稱之長益能文有場
屋聲登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召試相府擢右
拾遺直史館因北戎犯邊獻書建和議太宗賞
之宰相趙普尤加器重至景德間卒用其議與
虜通好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同校三史
多所是正進左司諫知制誥因論徐鉉爲人誣
告內翰辨其非罪責商州團練副使尋召入翰
林爲學士孝章皇后上仙詔遷梓宮於故燕國

長公主第羣臣不爲服內翰言后嘗母儀天下
當遵用舊禮罪以謗謫知滁州真宗卽位以直
言應詔召爲知制誥咸平初修太祖實錄與宰
相論不合又以謗謫知黃州移蘄州死於官其
平生大節如此故所著建隆遺事一曰篋中記
自敘甚祕蓋曰吾太祖皇帝諸生也一代之事
皆目所見者考於國史或有不同一曰上性嚴
重少言酷好看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若聞人
間有奇書不恡千金以求之顯德初從世宗南
征初平淮甸有織人譖於上世宗曰趙某自下
壽州私有重車數乘世宗遣人伺察之果有籠
篋數車遽令別入行在面開之無他物惟書數
千卷世宗異之召上諭之曰卿方爲朕作將帥
辟土疆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爲上頓首謝曰臣
無奇謀上賛聖德濫膺寄任嘗恐不迨所以聚
言觀覽欲廣見聞增智慮也世宗曰善史曰上

北征之夕次陳橋驛羅彥環等獻中央之服立
上爲天子請登馬南歸才出驛門上勒馬不前
謂諸將校曰我有號令能稟之乎諸將皆伏地
聽命上曰爾輩自貪爵賞逼我爲君今入京師
不得輒恣劫掠依吾令卽當有重賞不然則連
羣撥隊有斧鉞之誅諸將皆再稟命戎馬遂行
旣入國門兵至如賓秋毫不犯先是京城居人
聞上至皆大恐將謂循五代之弊縱士卒剽掠
聞見前錄

卷七
六

汲古閣

旣見上號令兵士卽時解甲歸營市井不動略
無搔擾衆皆大喜又聞上驛前誠約之事滿城
父老皆相賀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強制天下
未有德信黎庶者今上踐阼未終日而有愛民
之心吾輩老矣何幸見真天子之御世乎自唐
末至五代藩方節制皆不稟朝命上踐阼豁達
大度推赤心以待之繇是諸路節將懷德畏威
不敢跋扈歲時貢奉無闕朝廷亟召亟至皆執

藩臣之節甚恭識者知至威之行矣太平之基立矣又曰杜太后度量恢廓有才智國初內助爲多上初自陳橋卽帝位進兵入城人先報曰

點檢

上時官爲點檢

已作天子歸矣時后寢未興聞報

安臥不答晉王輩皆驚躍奔走出迎

晉王後受命是爲太

宗

斯須有上親信人至入白后后乃徐徐而起

曰吾兒素有大志果有今日矣俄頃上至見后於堂上衆皆賀之惟后愀然不樂上甚訝之左

聞見前錄

卷七

汲古閣

右進白后曰臣聞母以子貴自古如此后子今作天子胡爲不樂后謂上曰吾聞爲君不易且天子者致身於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或失馭則欲爲匹夫不得是吾所以憂也子宜勉之上再拜曰謹受教又曰乾德開寶間天下將大定惟河東未遵王化而疆土實廣國用豐羨上愈節儉宮人不及二百猶以爲多又宮殿內帷掛青布緣簾緋絹帳紫袖褥御衣止

赭袍以綾羅爲之其餘皆用絕絹晉王已下因
侍宴禁中從容言服用太草草上正色曰爾不
記居甲馬營中時耶上雖貴爲萬乘其不忘布
衣時事皆如此又曰開寶末議遷都於洛晉王
言京師屯兵百萬全藉汴渠漕運東南之物贍
養之若遷都於洛恐水運艱阻闕於軍儲上省
表不報命留中而已異日晉王宴見從容又言
遷都非便上曰遷洛未已久當遷雍晉王叩其

聞見前錄

卷七
八

汲古閣

旨上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欲據山河之勝而去
冗兵循周漢之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言在
德不在險上不答晉王出上謂侍臣曰晉王之
言固善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又曰
上享天下十七年左右內臣有五十餘員止令
掌宮掖中事未嘗令預政事或有不得已而差
出外方止令幹一事不得妄採聽他事奏陳天
下以爲幸開寶末差內臣禱名山大川俄有黃

門於洞穴採得怪石有類羊形以爲異而獻之
上曰此是墳墓中物何用獻爲命碎其石仍杖
其黃門逐之不受內臣所媚皆如此又曰乾德
初浙西錢俶來朝上待之甚厚俶方到闕自晉
王丞相及中外臣僚有表章五十餘封請留俶
上曰錢俶在本國歲修職貢無闕今又委質來
朝若利其土宇而留之殆非人主之用心何以
示信於天下也奏俱不納俶辭歸國賜與金幣

聞見前錄

卷七
九

汲古閣

名馬之外別以黃絹封署文書一角付俶曰候
至本國開之仍諭俶曰朕知卿忠勤若朕嘗安
健公則嘗有東南他人卽不可也俶感泣拜謝
而去俶至錢塘開把中文字乃是晉王丞相已
下請留牋章五十餘封俶大驚以表稱謝上存
心仁信類如此烏乎王內翰前輩諸公識與不
識皆尊師之曰古之遺直也伯溫晚生得其私
書於海內兵火之餘取可傳者列之

李文定公道爲學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
京師從明逸求當塗公卿薦書明逸曰有知滑
州柳開仲塗者奇才善士當以書通君之姓名
文定携書見仲塗以文卷爲贄與謁俱入久之
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
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
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相令門下
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忘也文定以狀元及

聞見前錄

卷七
十

汲古閣

第十年致位宰相仲塗門下客有柳某者後官
至侍御史文定公命長子東之娶其女不忘仲
塗之言也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曾初
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爲宰相蓋所養所
學發爲言辭者可以觀矣程明道先生爲伯溫
云

寇萊公旣貴因得月俸置堂上有老嫗泣曰太夫
人捐館時家貧欲絹一匹作衣衾不可得不及

公之今日也公聞之大慟故居家儉素所臥青
帷二十年不易或以公孫弘事靳之公笑曰彼
詐我誠尚何愧故魏野贈公詩曰有官居鼎鼐
無宅起樓臺後虜使在廷目公曰此無宅相公
耶或曰公頗專奢縱非也蓋公多典藩於公會
宴設則甚盛亦退之所謂甌石之儲嘗空於私
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余得於公之甥王公
丞相所作公墓誌公遺事如此

聞見前錄

卷七
十一

汲古閣

張文定公齊賢河南人少爲舉子貧甚客河南尹
張全義門下飲啖兼數人自言平時未嘗飽遇
村人作願齋方飽嘗赴齋後時見其家懸一牛
皮取煮食之無遺太祖幸西都文定公獻十策
於馬前召至行宮賜衛士廊食文定就大盤中
以手取食帝用拄斧擊其首問所言十事文定
且食且對略無懼色賜束帛遣之帝歸謂太宗
曰吾幸西都爲汝得一張齊賢宰相也太宗卽

位齊賢方赴廷試帝欲其居上甲有司置於丙
科帝不悅有旨一榜盡除京官通判文定得將
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位宰相矣

河南節度使李守正叛周高祖爲樞密使討之有
麻衣道者謂趙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氣守正安
得久未幾城破先是守正子婦符彥卿女也相
者謂貴不可言守正曰有婦如此吾可知矣叛
意乃決城破舉家自焚符氏坐堂上不動兵入

聞見前錄

卷七
十二

汲古閣

叱之曰吾父與郭公有舊汝輩不可以無禮見
加或白公命柴世宗納之後爲皇后三天子氣
者周高祖柴世宗本朝藝祖同在軍中也麻衣
道者其異人乎

華山隱士陳搏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
大志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
本朝張鄧公改南面爲南嶽題其後云薛壁題
詩志何大可憐今老華圖南蓋唐末時詩也常

乘白驪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驪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爲道士葺唐雲臺觀居之藝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送中書見宰相丞相宋琪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搏不知吐納修養之理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聖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修練無

聞見前錄

卷七
十三

汲古閣

出於此琪等稱歎以其語奏帝益重之帝初問以伐河東之事不答後師出果無功還華山數年再召見謂帝曰河東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帝以其善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厮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後賜號爲希夷先生真宗卽位先生已化因西祀汾陰幸雲臺觀謁其祠加禮焉帝知建儲之有助也嗚呼世以先生爲神仙善人

倫風鑒淺矣至康節先生實傳其道於先生之
細者尚以比漢四皓云

种先生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華山陳
希夷先生之風往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洒掃
庭除曰當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
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
聳聞天下明逸曰某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
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

聞見前錄

卷七
十四

汲古閣

亦猶賤者不可爲貴也君骨相當爾雖晦迹山
林恐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後明逸在真廟朝
以司諫赴召帝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蓋
眷遇如此及辭歸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
中西祀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謂明逸曰君不娶
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先是希夷爲
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不定穴旣葬希
夷見之言地固佳安穴稍後世世當出名將明

逸不娶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爲將帥有聲希夷旣上表定日解化於華山張超谷石室中明逸立碑敘希夷之學曰明皇帝王伯之道云嗚呼仙者非希夷而誰歟

錢若水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

聞見前錄

卷七
十五

汲古閣

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老僧者觀之僧云做不得故不復留然急流中勇退去神仙不遠矣老僧麻衣道者也希夷素所尊禮云

康節先生嘗誦希夷先生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

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李文靖公作相嘗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

咸平景德中李文靖公沆在相位王文正公旦知政事時西北二方未平羽書邊報無虛日上既宵旰二公寢食不遑文正公歎曰安得及見太平吾輩當優游矣文靖公曰國家有強敵外患足以警懼異日天下雖平上意浸滿未能高拱

聞見前錄

卷七
十六

汲古閣

無事其老且死君作相時當自知之無深念也及北鄙和好西隣款附於是朝陵展禮封山行慶巨典盛儀無所不講文靖已歿文正旣衰疲於贊導每歎息曰文靖聖矣故當時謂文靖爲聖相云

呂文穆公諱蒙正微時於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

室中與温仲舒讀書

其室中今有畫像

有詩云八灘風

急浪花飛手把魚竿傍釣磯自是釣頭香餌別

此心終待得魚歸又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
雷雨起南山後狀元及第位至宰相溫仲舒第
三人及第官至尚書公在龍門時一日行伊水
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偶遺一
枚於地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
下臨伊水起亭以饅瓜爲名不忘貧賤之義也

聞見前錄

卷七
十七

汲古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七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八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呂文穆公既致政居於洛今南州坊張觀文宅是也真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鑾已病帝爲幸其宅坐堂中

宅後歸張氏御坐人不敢居正寢

問曰

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穎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

聞見前錄

卷八

汲古閣

至大用文靖公也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見之驚曰此見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文穆知人之術如此文靖公亦受其術文潞公自兗州通判代歸文靖一見奇之問潞公曰有兗州墨攜以來明日潞

公進墨文靖熟視久之蓋欲相潞公手也薦潞公爲殿中侍御史爲從官平貝州出入將相五十年以太師致仕年踰九十天下謂之文富二公者皆出呂氏之門嗚呼盛哉

呂文靖公爲相章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李宸妃薨章獻祕之欲以宮人嘗禮治喪於外文靖早朝留身奏曰聞禁中貴人暴薨喪禮宜從厚章獻遂挽仁宗入內少頃獨坐簾下召文靖問曰一

聞見前錄

卷八

汲古閣

宮人死相公云云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內外無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公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文靖乃請治喪皇儀殿太后與帝舉哀後苑百官奉靈輿繇西華門以出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

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仙燕王謂仁宗言
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毀頓
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
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殿殮幸洪福寺祭告易
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
者以有水銀沃之故不壞也帝歎息曰人言其
可信哉待劉氏加厚使仁宗孝德章獻母道兩
全文靖公先見之明也烏乎智哉

聞見前錄

卷八

汲古閣

呂文靖公致政居鄭州范文正公自參知政事出
爲河東陝西宣撫使過鄭見文靖問曰叅政出
使何也文正曰某在朝無補自謂此行欲圖報
於外文靖笑曰叅政誤矣旣跬步去朝廷豈能
了事文正聞其言始有悔意未幾除資政殿學
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時富韓公亦自
樞密副使爲河北宣撫使將還朝除資政殿學
士知鄆州兼四路安撫使烏乎文靖公旣老其

料天下事尚如此智數絕人遠矣

至和間仁宗不豫一日少間思見宰執政聞召
亟往呂文靖爲相使者相望於路促其行公按
轡益緩至禁中諸執政已見上上體未平待公
久稍倦不樂曰病中思見卿何緩也文靖徐曰
陛下不豫久不視朝外議頗異臣待罪宰相正
晝自通衢馳馬入內未便帝聞其言咨歎久之
諸公始有愧色又文靖夫人因內朝皇后曰上
聞見前錄

卷八
四

汲古閣

好食糟淮曰魚祖宗舊制不得取食味於四方
無從可致相公家壽州當有之夫人歸欲以十
奩爲獻公見問之夫人告以故公曰兩奩可耳
夫人曰以備玉食何惜也公悵然曰玉食所無
之物人臣之家安得有十奩也烏乎文靖公者
其智絕人類此

孫文懿公眉州魚蛇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
師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似君人物求試

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貧甚得束修之物持歸爲一村鎮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州絹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謝之以黃金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王丞相隨未第時同於嵩山法王寺讀書有一男子自言善相曰王君宰

聞見前錄

卷八
五

汲古閣

相才也韓李二君皆當爲執政王君官雖高子孫不及韓李二君之盛後韓參政之子絳纘皆爲宰相維爲參知政事李參政之子淑領三院學士有文名兩家曾孫官學至今不衰王丞相之後微矣異哉韓參政之孫宗師侍郎云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皆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一席一毡乃割分之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

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知政事世爲婚姻不絕韓參政之孫宗師侍郎云

慶曆三年范文正公作參知政事富文忠公作樞密副使時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光化知軍棄城走奏至二公同對上前富公乞取知軍者行軍法范公曰光化無城郭無甲兵知軍所以棄

聞見前錄

卷八
六

汲古閣

城乞薄其罪仁宗可之罷朝至政事堂富公怒甚謂范公曰六丈要作佛耶范公笑曰人何用作佛某之所言有理少定爲君言之富公益不樂范公從容曰上春秋鼎盛豈可教之殺人至手滑吾輩首領皆不保矣富公聞之汗下起立以謝曰非某所及也富公素以父事范公云

薛簡肅公知成都范蜀公方爲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公

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卽步行趨府門
踰年人不知爲師客也簡肅還朝載蜀公以去
或問簡肅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
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耳時二宋公有大名一見
與公爲布衣交及同賦長嘯却胡騎公賦成人
爭傳誦之公後爲賢從事其所立溫公自以爲
不可及也烏乎簡肅公者可謂知人矣

胡先生爰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安厚卿
聞見前錄

卷八

汲古閣

樞密在席下厚卿苦痛疾凡聚立廡下升堂聽
講說人衆疾輒作先生使人掖之以歸調護甚
至厚卿登科疾良愈或以與文康公苦淋疾爲
樞密使疾自平正同蓋人之疾病隨血氣之通
塞氣血旣快疾亦自愈也先生每語諸生食飽
未可據按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
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程伊川
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

可知也國子監舊有先生祠紹聖初林自爲博士聞於朝徹去

尹師魯謫崇信軍節度副使移筠州監酒得疾時范文正公知鄧州聞於朝乞師魯就醫於鄧仁宗許之師魯至文正日挾醫以往調護甚備師魯無甚苦也一日文正偶以事未往師魯遣人招之文正亟往師魯隱几端坐已瞑目矣文正伏而呼之師魯復開目文正問曰何所見也師魯見前錄

卷八

汲古閣

魯從容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復閉目而絕呂獻可病手書以墓銘委司馬溫公公亟省之獻可已瞑目矣公伏而呼之曰更有以見囑乎獻可復開目曰天下尚可爲君實其自愛遂閉目以絕烏乎大君子於死生去來不變蓋如此至於平生以道義相推重者獨不能忘也

王懿恪公拱辰與歐陽文忠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赴廷試鏡意慰天下明日當唱名夜

備新衣一襲懿恪輒先衣以入文忠怪焉懿恪
笑曰爲狀元者當衣此至唱名果第一後懿恪
文忠同爲薛簡肅公子婿文忠先娶懿恪夫人
之姊再娶其妹故文忠有舊女婿爲新女婿大
姨夫作小姨夫之戲懿恪早貴文忠自選入館
職謫夷陵時懿恪已爲知制誥後入翰林爲學
士盡轉八座尚書熙寧初拜宣徽使遍歷藩府
元豐初召還赴院供職出判北京時賜笏頭毬
聞見前錄

卷八
九

汲古閣

露金帶佩魚如兩府之所服者懿恪以表謝曰
櫛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
之目也蓋祖宗舊制見任兩府許笏頭毬露金
帶佩魚前任者非得旨不許尚書翰林學士於
御仙花金帶上佩魚者元豐近制也惟方團胯
帶乃可佩魚毬露帶方團胯也故曰近制也文
忠與懿恪雖友婿文忠心少之文忠爲參政時
吏擬進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王拱

辰非曾任宰相老不可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呂文靖文忠主范文正其黨不同云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深爲通判歐陽永叔爲推官尹師魯爲掌書記梅聖俞爲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遇之甚厚多會於普明院白樂天故宅也有唐九老畫像錢相與希深而下亦畫其旁因府第起雙桂樓西城

聞見前錄

卷八
十

汲古閣

建臨園驛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記及成永叔服其簡古永叔自此始爲古文錢相謂希深曰君輩臺閣禁從之選也當用意史學以所聞見擬之故有一書謂之都廳閒話者諸公之所著也一時幕府之盛天下稱之又有知名進士十人游希深永叔之門生王復王尚恭爲稱首時科舉法寬秋試府園醮廳希深監試永叔聖俞爲

試官王復欲往請懷州解未叔曰王尚恭作解元矣王復不行則又曰解元非王復不可蓋諸生文賦平日已次第之矣其公如此當朝廷無事郡府多暇錢相與諸公行樂無虛日一日出長夏門屏騎從同步至午橋訪郭隱君郭不知爲動亦不加禮抵暮別去送及門曰野人未嘗至府廷無從上謁謝錢相悵然謂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爲如何可愧也郭君名延卿時年踰八

聞見前錄

卷八
十一

汲古閣

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公游以文行稱張呂二公相繼入相薦於朝命以職官不出洛人至今呼爲郭五秀才庄云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自穎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旣至乃錢相遣厨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相遇諸公之厚

類此後錢相謫漢東諸公送別至彭婆鎮錢相
置酒作長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錢相泣下諸公
皆泣下王沂公代爲留守御史如東濕諸公俱
不堪其憂日訝其多出游責曰公等自比寇萊
公何如寇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貶死况其下者
希深而下不敢對末叔取手板起立曰以脩論
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沂公
年已高若爲之動公偉之末叔後用沂公薦入
聞見前錄

卷八
十二

汲古閣

館然猶不忘錢相或謂錢相薨易名者三卒得
美謚末叔之力云

賈內翰黥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
翰謝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
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
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
之不盡也烏乎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爲一代
之名臣矣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爲延州指揮使時西夏用
兵武襄以智勇收奇功嘗被髮帶銅鑄人面突
圍陷陣往來如神震畏懾服無敢當者而識達
光遠賢士大夫翕然稱之尤爲范文正范忠獻
韓正獻諸公所知文正公授以春秋漢書曰爲
將而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武襄感服自勉勵
無怠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爲遠祖武
襄愧謝曰某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唐之忠臣

聞見前錄

卷八
十三

汲古閣

梁公者又或勸去髻間字則曰某雖貴不忘本
也每至韓忠獻家必拜於廟庭之下入拜夫人
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郭
宣徽達少時人物已魁偉日懷二餅讀漢書於
京師州西酒樓上飢卽食其餅沽酒一升飲再
讀書抵暮歸率以爲嘗酒家異之後亦以散直
爲延州指使范文正公爲帥令主私藏端坐終
日不出門文正益任之韓魏公代文正公宣徽

又事之魏公尤器重屢立大功進至副都總管
治平中召爲簽書樞密院楊太尉遂微時爲文
潞公虞侯吏每燕會太尉獨不食餘饌他人與
之亦不顧潞公以此奇之公定貝州太尉穴地
道入城先登受上賞後官至節度使苗太尉授
爲小官時客京師逆旅中未嘗出行同輩以爲
笑後爲名將帥官節度使兩除殿帥四人者其
功業智勇貧賤遇合略相似故并書之

聞見前錄

卷八
十四

汲古閣

杜祁公少時客濟源有縣令者能相人厚遇之與
縣之大姓相里氏議婚不成祁公亦別娶久之
祁公妻死令曰相里女子當作國夫人矣相里
兄弟二人前却祁公之議者兄也令召其弟曰
秀才杜君人材足依也當以女弟妻之議定其
兄尤之弟曰杜君令之重客令之意其可違兄
悵然曰姑從之俾教諸兒讀書耳祁公未成婚
赴試京師登科相里之兄厚資往見公曰婚已

定議其敢違某既出仕頗憂門下無教兒讀書者爾兄遺却之相里之兄大慙以歸祁公既娶相里夫人至從官以兩郊禮奏異姓恩任相里之弟後官至員外郎任道司門爲先公云

余爲潞州長子縣尉西寺中有王文康公祠其老僧爲余言文康公之父邑人也以教授村童爲業有兒年七八歲不能養欲施寺之祖師祖師善相謂曰兒相貴可令讀書因以錢幣資之是

聞見前錄

卷八
十五

汲古閣

謂文康公後公貴祖師已死命寺僧因祠之文康公最受寇萊公之知因妻以女居洛陽陶化坊洛人至今謂之西州王相公宅云有子益恭益柔益柔官龍圖閣直學士有時名孫慎言慎行慎術俱列大夫皆賢從康節先生交遊也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八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九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富韓公初遊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陝范文正公尹開封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上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爲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

聞見前錄

卷九

汲古閣

薦君矣久爲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正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爲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之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某者元獻一見公大愛重之遂議婚公亦繼以賢良方正登第公之立朝初以危言直道事仁宗爲諫官至知制誥宰相不悅故薦公以使不測之虜歐陽公上書引盧杞薦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言宰相欲害公也不報公能使虜之君臣誦公

之言修好中國不復用兵者幾百年可謂大功
矣然公每不自以爲功也使回除樞密直學士
又除翰林學士又除樞密副使公皆以奉使無
狀力辭不拜且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
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
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
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樞密
副使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帝俟公綴

聞見前錄

卷九

汲古閣

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
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烏乎使
虜之功偉矣而不自有焉至知青州活飢民四
十餘萬每自言以爲功也蓋曰過於作中書令
二十四考矣公之所以自任者世烏得而窺之
哉蘇內翰奉詔撰公墓道之碑首論公使虜之
功非公之心也伯溫先君子隱居謝聘與公爲
道義交獨爲知

慶曆二年大遼以重兵壓境況使劉六符再至求
關南十縣之地虜意在測在廷之臣無敢行者
富韓公往聘面折虜之君臣虜辭屈增幣二十
萬而和方富公再使也受國書及口傳之詞於
政府既行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
一書辭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
不同公馳還見仁宗具論之曰政府固爲此欲
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命何仁宗召宰相

聞見前錄

卷九

汲古閣

呂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
令改定富公益辨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
曰夷簡決不肯爲此真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
姦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壻也富
公忠直如此契丹旣平仁宗深念富公之功御
史中丞王拱辰對曰富弼不能止夷狄谿壑無
厭之求念陛下止一女若虜乞和親弼亦忍棄
之乎帝正色曰朕爲天下生靈一女非所惜拱

辰驚懼知言之不可入因再拜曰陛下言及於此天下幸甚烏乎吾仁宗聖矣哉拱辰蓋呂丞相之黨云

至和閻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蓋公與河南進士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爲天下之制二人俱該此恩希元官至太子中舍致仕轉殿中丞升平官至

寺丞此法至今行之烏乎爲宰相不

閻見前錄

卷九
四

汲古閣

如富公可謂賢矣升平旣卒公念之不忘招其子宜與子孫講學公薨宜亦老猶居門下至崇寧間立試門客法宜不爲新學始求去仁宗末年富公自相位丁太夫人憂上遣使下詔起復者六七公竟不起至其末云天下得一不孝子且將何用仁宗乃從其請英宗已卽位魏公已遷左相故用富公爲樞密相魏公已下皆遷官富公亦遷戶部尚書公辭曰竊聞敘述

陛下卽位。臣在憂服無可稱道，乃取嘉祐中
臣在中書日嘗議建儲，以此爲效而推今日之
恩嘉祐中雖嘗汎議建儲。事仁宗尚祕，其請
其於陛下則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
得如韓琦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也？又辭曰：
韓琦等七人委是有功，可以重疊受陛下官爵，
臣獨無一毫之效。又辭曰：韓琦等七人於陛下
有功有德，獨臣於陛下無功，不過在先朝有議
聞見前錄

卷九
五

汲古閣

論絲髮之勞，又辭曰：琦等勲烈彰灼，明如日星，
中外執筆之士歌詠之不暇，伏乞促令入謝，以
快羣望。以此見富公豈因不預定策而歎魏公
哉。

熙寧初，富公再入，與曾魯公並相，呂公公弼爲樞
密使，韓公絳、趙公槩、馮公京、趙公抃皆爲叅知
政事，俱久次。王荆公安石拜叅知政事，乃薦呂
公公著爲御史中丞，有旨特許不避公弼公抃。

不自安乞出除宣徽使判太原府移秦州趙公
槩致仕馮公趙公皆出富公判亳州曾公判未
興軍惟韓公絳與荆公在政府旣而絳宣撫陝
西外拜昭文相荆公拜史館相絳失職以本官
知鄧州荆公遂拜昭文相司馬溫公除樞密副
使以議新法不合辭不拜出知未興軍呂公公
著力言新法罷中丞出知未州韓公維亦以論
不合罷開封府知河陽昔與荆公交遊揄揚之

聞見前錄

卷九
六

汲古閣

人皆退斥不用荆公獨用事乃以富公爲沮青
苗法落使相散僕射判汝州荆公後以觀文殿
大學士知金陵乃薦呂惠卿爲叅知政事惠卿
旣得位遂叛荆公出平日荆公移書有曰無使
齊年知謂馮公京蓋荆公與馮公皆辛酉人又
曰無使上知神宗始不悅荆公矣惠卿又起李
逢獄事連李士寧者蓬州人有道術荆公居喪
金陵與之同處數年意欲併中荆公也又起鄭

俠獄事連荆公之弟安國罪至追勒惠公求害
荆公者無所不至神宗悟急召荆公公不辭自
金陵沂流七日至闕復拜昭文相惠卿以本官
出知陳州李逢之獄遂解其黨數人皆誅死李
士寧止於編配烏乎荆公非神宗保全則危矣
再相不久復知金陵領宮祠至死不用初韓公
絳論助役與荆公同後拜史館相亦爲惠卿所
不容出知定州

聞見前錄

卷九
七

汲古閣

熙寧二年富公判亳州以提舉嘗平倉趙濟言公
沮革新法落武寧節度及平章以左僕射判汝
州過南京張公安道爲守列迎謁騎從於庭張
公不出或問公公曰吾地主也已而富公來見
張公門下客私相謂二公天下偉人其議論何
如立屏後聽張公接富公亦簡相對屹然如山
岳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
亦豈難知者仁宗皇祐間某知貢舉院或薦安

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者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某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蓋富公素喜王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姦云

元豐六年富公疾病矣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治亂之本神宗語宰輔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爲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

聞見前錄

卷九

汲古閣

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聖論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是年五月大星殞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異哉公旣薨司馬溫公范忠宣弔之公之子紹庭紹京泣曰先公有自封押章疏一通殆遺表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

蘇內翰作公神道碑謂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
神宗聞訃震悼出祭文遣中使設祭恩禮甚厚
政府方遣一奠而已朝廷故例前宰相以使相
致仕者給全俸富公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
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受公清心學道獨
居還政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
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平時謝客文潞公
爲留守時節往來富公素喜潞公昔同朝更拜
聞見前錄

卷九
九

汲古閣

其母每勸潞公早退潞公愧謝旣薨其子朝議
名紹廷字德先守其家法者也公兩女與其婿
及諸甥皆同居公之第家之事一如公無恙時
毫髮不敢變鄉里稱之建中靖國初朝廷擢德
先爲河北西路提舉嘗平德先辭曰熙寧變法
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臣不敢爲此官上益
嘉之除祠部員外郎崇寧中德先卒鄭人晁詠
之誌其墓文甚美獨不書辭提舉嘗平事有所

避也惜哉德先之子直柔事今上爲同知樞密院事

韓魏公自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爲僉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年無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荆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荆公初不屈如

聞見前錄

卷九
十

汲古閣

召試館職不就之類是也故荆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爾作畫虎圖詩詆之至荆公作相行新法魏公言其不便神宗感悟欲罷其法荆公怒甚取魏公章送條例司疏駭頒天下又誣呂申公有言藩鎮大臣將興晉陽之師除君側之惡自草申公謫詞昭著其事因以搖魏公賴神宗之明眷禮魏公終始不替魏公薨帝震悼親製墓碑恩意甚厚荆公

有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輒
猶不忘魏公少年之語也

熙寧二年韓魏公自來興軍移判北京過闕上殿
王荆公方用事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
同何也魏公曰仁宗立先帝爲皇嗣時安石有
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魏公之語問荆公公
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爲皇子時春秋未高萬一
有子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韓琦異也

聞見前錄

卷九
十一

汲古閣

荆公強辯類如此當魏公請冊英宗爲皇嗣時
仁宗曰少俟後宮有就閣者公曰後宮生子所
立嗣退居舊邸可也蓋魏公有所處之矣然荆
公終英宗之世屢召不至實自慊也或云蔡襄
亦有異議英宗知之襄不自安出知福州治平
初英宗卽位有疾疾作請光獻太后垂簾同聽
政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復間諜兩宮
時司馬溫公知諫院呂諫議爲侍御史凡十數

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宰相韓魏公一日
出空頭勅一道叅政歐陽公已簽叅政趙槩難
之問歐陽公曰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
自有說魏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立
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
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卽日押行其意以
謂少緩則中變矣烏乎魏公真宰相也歐陽公
言吾爲魏公作畫錦堂記云垂紳正笏不動聲
聞見前錄

卷九
十二

汲古閣

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正以此

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樞櫟旣長韓魏公聞於
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薦爲屬教育之如子弟朴
少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
朴亦早死烏乎魏公者可以謂之君子矣

張金部名方爲白波三門發運使王司封名湛爲
副使文潞公父令公名昇爲屬官皆相善張金
部召去薦文令公爲代潞公爲子弟讀書於孔

目官張望家望嘗爲舉子頗知書後隸單籍其
諸子皆爲儒學潞公少年好遊令公怪責之潞
公久不敢歸張望白令公曰郎君在某家學問
益勤苦不復遊矣因出潞公文數百篇令公爲
之喜王司封欲以女嫁公其妻曰文彥博者寒
薄其可託乎乃已後潞公出入將相張望尚無
恙公判河南日母申國太夫人生日張望自河
清來獻壽有詩云庭下郎君爲宰相門前故吏
聞見前錄

卷九
十三

汲古閣

作將軍張望以子通籍封將軍云望嘗曰吾子
孫當以立門金石心爲名長子靖與潞公同年
登科兄弟爲監司者數人潞公遇之甚厚至門
字行諸孫益顯有爲侍從者康節先生云嘗見
張將軍沈深雄偉有異於衆人能識潞公於童
子時宜其有後也

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
江瀆廟觀畫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

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爲成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曆中公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聽事之三日謁江瀆廟若有感焉方經營改造中忽江漲大水數千章蔽流而下盡取以爲材廟成雄壯甲天下又長老曰公爲成都日多宴會歲旱公尚出遊有村民持焦穀苗來訴公罷會齋居三日禱於廟中卽日雨歲大稔異哉文潞公幼時聞見前錄

卷九
十四

汲古閣

與羣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溫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大水囊中已沒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其囊兒得出識者已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文潞公慶曆間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劄聖從蜀人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張俞少愚者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因迎見於漢州同郡會聞見前錄

卷十

汲古閣

有營妓善舞聖從喜之問其姓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卽取妓之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酌聖從聖從每爲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事與陶穀使江南郵亭詞相

類云張少愚者奇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
公不爲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爲留守未
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
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
俊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
公着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
獲已如數拜之稷後移陝漕方五路興兵取靈

聞見前錄

卷十

汲古閣

武稷隨軍威勢益盛一日早作入鄜延軍營軍
士鳴鼓聲喏帥种諤臥帳中未興諤忙之出對
稷呼鼓角將問曰軍有幾帥曰太尉耳帥未升
帳輒爲轉運糧草官鳴鼓聲喏何也借汝之頭
以代運使者叱出斬之稷倉皇引去怖甚不能
上馬自此不敢入諤軍後朝廷遣給事中徐禧
同延安帥沈括副帥种諤領兵築末樂城諤議
不合括以聞朝廷留諤守延安括專末樂之役

未至夏人傾國圍末樂城已急監軍李舜舉衣襟作奏曰臣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李稷亦作奏但云臣千苦萬苦也神宗得奏皆爲之動城破既徐禧不知所在或云降蕃張芸叟言有自西夏歸見之者舜自經死或云李稷以酷虐乘亂爲官軍所殺烏乎稷不得其死宜哉

文潞公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爲人褊急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閱謁置按上不問入宅

聞見前錄

卷十

汲古閣

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須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公家宴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侍郎中家宴匙鑰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庫鑠亦無從檢按也密劾潞公不治神宗批輔之所上奏付潞公有云侍中舊德故煩臥護北門細務不

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之語
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司曰老謬無狀幸諸
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
皇恐逃歸託按郡以出未幾輔之罷烏乎神宗
眷遇大臣沮抑小人如此可謂聖矣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
廟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爲轉運
判官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君爲臺官嘗言潞公

聞見前錄

卷十
四

汲古閣

今豈挾以爲恨耶其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爲必
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
如嘗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
僚也旣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
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一日潞公謂義
問曰仁宗朝先參政爲臺諫以言某謫官某亦
罷相判許州未幾某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
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

用某言起參政通判潭州尋至大用與某同執政相知爲深義問聞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入潞公門下後潞公爲平章重事薦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帥荆南烏乎潞公之德度絕人蓋如此

洛城之南東午橋距長夏門五里蔡君謨爲記蓋自唐已來爲游觀之地裴晉公綠野庄今爲文定張公別墅白樂天白蓮庄今爲少師任公別

聞見前錄

卷十
五

汲古閣

墅池臺故基猶在二庄雖隔城高槐古柳高下相連接午橋西南二十里分洛堰司洛水正南十八里龍門堰引伊水以大石爲杠互受二水洛水一支自後載門入城分諸園復合一渠繇天門街北天津引龍一橋之南東至羅門伊水一支正北入城又一支東南入城皆北行分諸園復合一渠由長夏門以東以北至羅門皆入於漕河所以洛中公卿庶士園宅多有水竹花

木之勝元豐初開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諸園爲
廢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勢遂減四年文潞公留
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復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
至偃師與伊洛匯以通漕運隸白波輦運司詔
可之自是由洛舟行河至京師公私便之洛城
園圃復盛公作亭河上榜曰漕河新亭元祐間
公還政歸第以几杖罇俎臨是亭士女從公遊
洛焉

聞見前錄

卷十
六

汲古閣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
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
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
不尚官就資勝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
奂繪像其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
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
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祕書監劉几衛州防禦
使馮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

議大夫王慎言皆七十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
閣直學士張壽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公拱辰
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
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
兼暮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富文
二公之後潞公不從令鄭自幕後傳溫公像
又至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
潞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第一會至富公
會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名園古刹
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
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爲同甲會司馬郎中
程太中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資
勝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爲真率會有約酒
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惟菜無限楚正議違約
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洛之
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勝院溫公取神宗送潞

公河南詩隸書於榜曰屹瞻堂塑公像其中冠
劔偉然都人事之甚肅初溫公自以晚輩不敢
預富文二公之會潞公會溫公曰某留守北京
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虜主大宴羣臣伶人
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
挺扑之者曰司馬端明耶君實清名在夷狄如
此溫公愧謝方潞公作者英會時康節先生已
下世有中散大夫吳執中者少年登科皇祐初

聞見前錄

卷十
八

汲古閣

已作祕書丞不樂仕進竟休致其年德不在諸
公下居洛多杜門人不識其面獨與康節相善
執中未嘗一至公府其不預會者非潞公遺之
也文潞公嘗曰人但以某長年爲慶獨不知閔
世旣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
接皆邈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正亦無足慶也
范忠宣公亦曰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
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

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何足樂者烏乎皆達理之
言也

英宗卽位侍御史呂誨獻可言歐陽脩首建邪議
推尊濮安懿王有累聖德并劾韓琦曾公亮趙
槩積十餘章不從乞自貶又十餘章率其屬以
御史敷告納帝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此位出
知蘄州徙晉州神宗卽位擢天章閣待制復知
諫院擢御史中丞帝方勵精求治一日紫宸早

聞見前錄

卷十
九

汲古閣

朝二府奏事久日刻匱例隔登對官於後殿須
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獻可待對於崇政司馬
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讀邇英閣亦趨贊善堂待
召相遇朝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
何所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
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命下之日衆皆喜於
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
安石雖有時名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

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
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矣溫公又
諭之曰與公相知有所懷不敢不盡未見其不
善之迹遽論之不可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
秋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爾苟非其人則敗國
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
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乃各趨以去溫公自經
筵退默坐玉堂終思之不得其說既而縉紳間

聞見前錄

卷十

汲古閣

寢有傳疏說者多以為大過未幾中書省置三
司條例司相與議論者以經綸天下為已任始
變祖宗舊法專務聚斂私立條目頒於四方妄
引周官以實誅賞輔弼異議不能回臺諫從官
力爭不能奪州郡或奉行微忤其意則譴黜從
之所用皆儉薄少年天下騷然於是昔之懷疑
者始愧仰歎服以獻可為知人溫公與安石相
論辨尤力神宗欲兩用之命溫公為樞密副使

溫公以言不從不拜以三書抵安石冀其或聽而改也安石如故所爲終安石不聽乃絕交溫公旣出退居於洛每慨然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獻可言安石不已出知鄧州康節先生與獻可善方獻可初赴召康節與論天下事至獻可謫官無一不如所言者故獻可之爲鄧州也康節寄以詩云一別星霜二紀中升沉音問不通林間談笑須歸我天下安危且係公萬

聞見前錄

卷十一

汲古閣

乘几前當蹇諤百花洲上略相從不知月白風清夜能憶伊川舊釣翁獻可和云冥冥鴻羽在雲天邈阻風音已十年不謂聖朝求治理尚容遺逸臥林泉羨君自有隨時樂顧我官閒飽晝眠應笑無成三黜後病衰方始賦歸田獻可尋請宮祠歸洛溫公康節日相往來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

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
四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祗憚跋盪之苦又
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
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
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身之疾
喻朝政之病也溫公康節日就臥內問疾獻可
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
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
聞見前錄

卷十
十二

汲古閣

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
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勉勉之故溫公誌
其墓論獻可爲中丞時則曰有侍臣棄官家居
者朝野稱其才以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
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衆莫不怪之
居無何新爲政者恃其才棄衆任已厭嘗爲奇
多變更祖宗法專及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
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及抗章條

其過失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使久居廟堂必無安靖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誌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仲通復遲回不敢書時安石在相位也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蔡天申爲京西察訪置司西都天申厚賂鑄工得本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溫公安

聞見前錄

卷十
十三

汲古閣

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獻可忍死謂溫公以天下尚可爲當自愛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溫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司馬溫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爲羣牧司判官包孝肅公爲使時號清嚴一日羣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

相勸某素不喜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
不能強也某以此知其不屈

聞見前錄

卷十
十四

汲古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

終

